



# 艺4.5

艺术品鉴赏/平台  
艺术家推介

## 人物

现代快报 2016/4/9 星期六

责编:徐馨儿 美编:时芸 组版:郝莎莎

# 江苏省书画院

专 | 职 | 书 | 画 | 家 | 推 | 荐



### 陆庆龙

1964年出生于江苏射阳,1987年毕业于南京师范大学。中国美术家协会水彩画艺委会委员、江苏省美术家协会副主席、盐城市文联副主席、南京大学美术研究院硕士生导师、江苏省中青年德艺双馨文艺工作者、“盐法文化奖章”获得者。

曾获得“第十一届全国美展”暨首届“中国美术奖·创作奖”水彩、粉画金奖;“2015中国百家金陵画展(油画)”金奖;“第十届全国美展”水彩粉画铜奖;第九届、第十届全国水彩、粉画作品展览”分别获得优秀奖;“首届全国水粉画大展”艺委会提名奖;“第十一届全国美展”油画获奖提名;“全国第二届小幅水彩画展”优秀奖;“全国水彩、粉画作品展览”优秀奖。

同时参加了“‘农民·农民’藏品展暨邀请展”、“油画艺术与当代社会——中国油画展”、“纪念‘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70周年全国美术作品展览”、“浩瀚草原——中国美术作品展”、“第十届中国艺术节·全国优秀美术作品展览”、“可见之诗——中国油画风景展”、“七彩云南 多彩贵州·中国美术作品展”、“第十二届全国美展”、“中国梦——塑造中国新形象美术作品展”、“多彩的跨越——2014中国青岛国际水彩画双年展”、“百年华彩——中国水彩艺术研究展”、“江南如画——中国油画作品展(2015)”、“法国国家对比沙龙展”、“第四届‘墨彩情致——中国当代水彩画名家作品展”、“中华民族大团结全国美术作品展”等等,作品多次被中国美术馆、江苏美术馆、石家庄、青岛、苏州等美术馆收藏。



《融》



《兄弟》



《工闲时分》



《的哥》



《漂泊》

## 画布上的大地诗人 ——陆庆龙油画风景艺术解读

■张书云《中国画学刊》副主编

一个人能保持一种长久不变的精神气质和思想穿透力,在这个多变的时代无疑是一种奇迹,从陆庆龙身上,我看到了这种奇迹,同时看到作为画家的他,凸显出一种浓烈的诗人气质——他分明是一位触摸深度疼痛的田园诗人。而在我们的时代,即使是有些诗人,也几乎没有诗人气质。

有一种温暖是宁静的,静得进入了你的内心,你可以感觉到似乎有双温暖的手攥住了你的情感,你随之缓缓步入,轻柔中带着力量,温和中带着肃然,生活着又超脱着,冷静着又热烈着,细小着又辽远着。这就是日前举办的陆庆龙“宁静的温暖”油画风景展带给我的心灵意象。

### 精神的“还乡” 打开现代人心灵之门

陆庆龙油画风景展关键词是“家园”。这个家园是现实层面的,是具象的,就是我们都熟悉的苏北里下河平原怀抱里的家园——温暖低矮的房屋,门前蜿蜒的小河,屋后松软的草垛,阳光下开阔的田野,随风摇曳的芦苇……这些铭刻在我们记忆深处的感情符号,已然是一生取之不尽、魂牵梦萦的人文图腾。

有人说,20世纪是“漂泊”和“探索”的

世纪。生存的、理想的、政治的、物质的、战争的等等因素,造就了一批又一批以漂泊无定、四海为家为生存特征的人。漂泊者和寻觅者的生存状态作为现代社会的特殊产物,谁理解了它就找到了理解这个时代的钥匙。

作为画家的陆庆龙对迁徙的人生只会更有敏锐的感知,上世纪90年代起,他把画笔投向这片土地,正值中国社会新一轮发展思想剧烈震荡期,也许是不自觉的一语中的,却折射出艺术赋予他的天生的把脉能力。

这个家园同时也是哲学层面的。寻找精神家园,其悠久历史就像人类文明一样古老而漫长。中国文化本身营构了一个温暖的“家”,它的核心意向朝向“家”,所以有了“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的千古鸣响,中国文化可以说是乡愁文化。物质极大丰富,物欲急剧膨胀的今天,物质与精神的对峙和碰撞有了前所未有的激烈。一次漂泊结束,新的追寻又开始,这是一个我们的精神被集体放逐的时代。比我们生存的大地剧震期更值得审视的是,人类的精神地气在断裂——人失去参照,变成无“家”可归的个人主义者,这其实正是对家园最大的破灭。从哪里来?到哪里去?人类返回精神故乡的渴望是从未有过的迫切。

德国早期浪漫派著名抒情诗人诺瓦里斯说,哲学活动的本质原就是精神还乡。所以,陆庆龙风景展就是带着浓浓乡愁,寻找精神家园的旅程——是一次真正意义上的精神的“还乡”。

### 心灵的写实 将写意精神融入油画

一个艺术家倘若具备悲天悯人的胸怀,关注人类终极命运的情结,那么无论他搞何种艺术创作都不重要了,即便他的技法拙劣也无可厚非。然而,陆庆龙多年来,执著于绘画语言的探索。作为一个生活在当下,长期受东方文化熏陶的油画家,陆庆龙同样很长一段时间处于“漂泊”和“探索”状态,正是来自本土精神家园的观照,使他走出了一条中国意味的当代油画之路。

陆庆龙的油画风景传递给我的是强烈的真实,这种真实并非形具体象的描摹,而是画面所弥漫的熟悉的味道和温馨的气氛,让你的内心感到无比熨帖。他像一个敏锐的猎人,只用鼻子捕捉草木花香,单凭耳朵分辨风声鹤唳,调配出一种令人忧郁的诱惑,没有印象派光影的灿烂,摒弃法国新古典主义的典雅蕴涵,融合中国水墨画的空灵,使得他笔下的树林、田地、河流、农舍

诗意呈现,空气恬静灵动而又富有张力。俄罗斯巡回展览派著名风景画家列维旅居异乡时,对故土吐露心声:“我怀念俄罗斯,痛苦地想要看看融化的雪、小白桦。”是的,没有比对故土的痛苦爱恋更能成就一位真正的风景画家了。爱灌注进陆庆龙的每幅作品中,读他的风景,我能深深地感受到一个多情而敏感的心灵在宁静中燃烧,那灰色调的和谐里拥有一种触手可及的温暖,其情思犹如秋日澄澈沉静的湖水,甜蜜而忧郁地柔入你的心脾。

百年中国油画,其突破耗尽了画家的心血。将中国绘画中的写意精神,注入到西方绘画的历史脉络中去,创立一种具有中国意味的当代绘画,这是中国当代油画家所面临的共同课题,在陆庆龙宁静的画布深处,我看到了执著的探索,将中国现代绘画从语言形式的层面引入到中国艺术精神的更深层面上来。他近于天真童心,邻于原始主义,似乎超现实主义,在浮躁的功利世界里给我们一处清凉纯净的精神空间。

### 敬畏的生活 对艺术无限仰望

有一种人,你要了解他,无需时间,而就是一眼的瞬间——因为他澄明得让你能

清澈见底,他天真得让你也不由解下坚硬铠甲,用心靠近。陆庆龙就是这样一种人。他的体质看似有些羸弱,让你联想到他的作息无规律,他的精神负重,以及他的唯美追求;他的眼神纯净中略显羞涩和忧郁,写着他的敏感,他的自卑,他的不合群,却也透出他内心的波澜跌宕。

研讨会上,一位和陆庆龙有深交的同事对他的评价验证了我的直觉,他说陆庆龙是一个有自卑感的人,总觉得自己的绘画语言不到位,总处于一种忧思状态。我最初关注陆庆龙,也是源于他的画。他的水彩层农民工系列组画获全国美展金奖,生活底层人物的视角选择,高度写实扎实的基本功,已足够清晰描绘出画家自身的素描——若不是身怀卑微之心、不是守得寂寞苦心作画,一位名不见经传的苏北画家,不会有艺术成就的喷薄而发。这枚金质奖章更是业界对已远离喧嚣、宁静致远精神的崇高致敬。

此次风景展进一步加深了我对他的认知。纯朴的题材,唯美的表现,忧伤的气息,宁静的意境,这是他在迷茫的困惑后,对自己有了理性的定义,他的眼神透出坚定,他的笔触变得干练。一个人能保持一种长久不变的精神气质和思想穿透力,在这个多变的时代无疑就是一种奇迹。从陆庆龙身上,我看到了这

种奇迹,同时感动作为画家的他,凸显出一种异常浓烈的诗人气质——分别是一位触摸深度疼痛的田园诗人。而在我们的时代,即使是大部分诗人,也几乎是没有诗人气质的。这种气质,让我联想到纵横历史星空的米开朗基罗、普希金、肖邦、王维……他们更像是一个精神家族,滋润着人类热浪烤灼的干涸的大地。

陆庆龙诗意的风景画,让我同时也看到他多方面的修养,除了亲身的经历、浓厚的家乡情结,对生活的深刻理解以及广泛的兴趣都有了作用点。我尤为欣赏他的一组雪景,透着诗韵和音律,音乐、文学、书法层人物的视角选择,高度写实扎实的基本功,已足够清晰描绘出画家自身的素描——若不是身怀卑微之心、不是守得寂寞苦心作画,一位名不见经传的苏北画家,不会有艺术成就的喷薄而发。这枚金质奖章更是业界对已远离喧嚣、宁静致远精神的崇高致敬。

徜徉展厅,射灯下,那一幅幅梦里之境冲破矩形的框,静默流淌心间。我的脑海中不由浮现出俄罗斯女诗人茨维塔耶娃的一句话“因为一定要选择,于是我便立即终身选定了……”忧郁的思想、艰难的命运、孤寂的生活。“这是一位伟大艺术家执著的心灵悲歌,我想,也应该是心怀悲悯淡看风云者、以及不善言辞的陆庆龙的无悔追求。

### 寓深情于写实语言中 ——陆庆龙的绘画创作

文/邵大箴(中国美术家协会理论委员会名誉主任)

艺术创作的根应该深深地扎在生活的土壤里,这是一个颠扑不破的真理。陆庆龙出身于苏北沿海的贫困地区,那里乡亲们勤劳、质朴、慈厚的形象给他留下深刻的印象,也培养了他少年时期朴素的审美趣味。他习艺阶段,正值激进“85思潮”汹涌澎湃的时期,他跟了一段,确实也开阔了眼界,但他没有艺术上的归宿感。他之所以转向写实风格油画,是由于少年时期培育的审美趣味和他如今目睹周围农民工生活状况所产生的感情交织在一起,促使他对艺术功能以至于自己的生活态度有一种新的思考和认识。他自觉地改变方向,面向他熟悉和热爱的土地和在这片热土上辛劳的人们。他沉下心来完善自己的艺术技巧,用自己一颗真诚的心去认识和体验他们的生活。经过艰苦的摸索,包括他对当代画坛经典写实语言的借鉴,终于走出一条适合表现自己个性和感情的路来。

陆庆龙选择的是基于素描造型写实手法,他在油画和水粉画两个门类施展才能。他的作品主要描写家乡农民工的生活状态:劳动、歇息、迁徙流离的旅程、空闲状态时的相互交流和对未来的憧憬……他笔下的人物原型是他熟悉的乡亲,他不仅以理解、同情的态度去描写他们,而且还带有“适度”的赞美成分。他着力塑造人物形象,描写他们的神态和情绪,而忽略情节性和故事性。陆庆龙敏锐地注意到新一代农民工生活状况的改变和他们新的理想追求。他表现他们健壮的体态、憨厚的性格,在些许迷茫中对未来寄予乐观的期待。正是这一点,赋予他作品以鲜明的时代特色,因为进入新世纪以来,农民工的命运和前途处于转折时期。描写他们的这种生活状态和心理情绪,揭示他们尚未摆脱的困境和表现他们对未来的乐观向往,以引发人们对农民工当下处境思考,是具有现实品格的写实艺术的应有之义。对此,陆庆龙有自觉的认识。他说,他坚持用平视姿态去观照和表现农民,因为他知道“俯视姿态式的创作往往看到的是农民身上落后、保守、愚昧等的一面;仰视姿态式的创作,常常会不自觉地夸大农民身上诸如淳朴、善良、仁义的一面,而那种平视式的观照姿态和视域,可以使我们看到现实中农民的‘全人’……”

笔者认为,陆庆龙由于“情系故土”,有扎实生活根基,有丰富的情感体验,艺术作品题材内容流露出来的趣味不用赘说,在绘画语言上,坚实的块面造型结构、粗犷开放的笔触、沉着深厚的色调,寄寓着他的深情,也说明他是在绘画功力和艺术修养上齐头并进的艺术家。他深知,艺术作品之所以能感动人,主要是形象的力量,而塑造形象的艺术语言则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他在重视整体把握人物形象的同时,运用细节描写加强形象的艺术感染力。他有意避开油画语言“意象性”的手法,在坚实的造型结构和沉着而丰富的色调中寻找神韵。这也许是他对当前油画界热烈讨论的“意象油画”问题的回应。不用说,油画艺术在中国未来的形态绝不是单一的,在运用这种或那种艺术语言中,鲜明的个性化是每一位艺术家的追求,为此艺术家有时要贡献毕生的力量。陆庆龙正行进在这条道路上。从他已经走过的一段富有探索精神和成果的路程,我们对他的艺术创作未来的前景,是完全可以期待的。